

黑暗之神

EREBOS

●白金版

[德] 乌苏拉·波兹南斯基 著 于恩 译

版权输出25个国家 译成23种文字出版 亚马逊图书网五星图书

狼人。暗妖。巫师。骑士。角色扮演。Hacker。自杀案件。

异族搏杀比《暮光之城》更刺激

智能对决比《社交网络》更过瘾

复仇谜局比《龙文身的女孩》更惊悚

最时尚火爆游戏《暗黑破坏神》纸上3D剧，即将开战！

幽禁力量自虚拟空间绝望而生，复仇灵魂在善恶边缘恣然狂欢，黑暗圣殿里，是谁在预约救赎？

2011年德国
青少年文学奖

黑暗之神

●白金版

EREBOS

[德] 乌苏拉·波兹南斯基 著 于恩 译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之神：白金版 / (德) 波兹南斯基著；于恩译．—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9
书名原文：Erebos
ISBN 978-7-5358-9567-7

I . ①黑… II . ①波… ②于… III .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 ①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013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Erebos

© 2010 Loewe Verlag GmbH,Bindlach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0 by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CBS

黑暗之神●白金版

EREBOS

策划编辑：周 霞 刘艳彬 责任编辑：周 霞 刘艳彬
质量总监：郑 瑾 视觉创意：高 敏 封面设计：镜的反面

出版人：胡 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410016

电 话：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23.25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31-82196362

事情总是发生在夜晚。晚上，我用黑暗填满我的整个计划。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我甚至拥有多余的，那就是黑暗。在黑暗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着我想要使其生长的东西。

一直以来，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似乎喜欢黑夜胜过白天，喜欢地下室胜过花园。只有在日落之后，我那些畸形的思想的灵物才敢走出他们的碉堡，以呼吸冰冷的空气。他们期待我赋予他们扭曲的身体一种他们独有的怪诞的美。为了让鱼钩在深入猎物的身体后才被发现，鱼饵必须是美丽的。我的猎物，我几乎还不了解它就想拥抱它。在某种意义上我会这么做。我们将成为一体，在我的思想里。

我不需要寻找黑暗，她就在我身边，我吐纳她就像我的呼吸。她就像我身体的味道。在这期间，人们躲避着我，这很好。他们都蹑手蹑脚地走在我身旁，低语着，不舒服着，害怕着。他们觉得，是恶臭使他们远离我，但我知道，那是黑暗。





1

已经下午三点十分了还没看到科林的人影。尼克手下的篮球撞击到沥青上，左手、右手、左手。每次撞击地面都会发出短促的咚咚声。他努力使自己保持节奏。还有二十下——如果科林到时候还没来，那尼克将一个人去训练。

五，六。解释都不解释一下就离开，这看起来不像科林的风格。他很清楚，贝特哈尼教练的队伍淘汰队员是多么地快。科林的手机也关机了，他肯定又忘记充电了。十，十一。但是他连篮球都忘了，还有他的哥们儿、他的球队？十八，十九，二十。科林没来。尼克叹息着把球夹在腋下。也好，这样就终于能有一次，大多数的进球都归他了。

训练异常艰苦，两个小时后尼克就像用汗水在洗澡似的。他拖着疼痛的双腿蹒跚地走到淋浴龙头下，站在热水中闭上眼睛。科林没有出现，贝特哈尼的情绪不出所料地失去了控制。他把愤怒完全发泄在了尼克身上，似乎科林缺席是尼克的责任。

尼克把洗发水抹在头上，洗着他那在教练贝特哈尼眼中太长的头发，随后用一根失去弹性的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一个辫子。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体育馆的，外面已经天黑了。在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下楼时，尼克忍不住打电话给科林。电话响了两下之后就转接到了语音邮箱，尼克挂了机，没有留言。

妈妈躺在沙发上，边看她的专业发型杂志边看电视。

“今天只有热狗，”尼克刚进屋，还没有关门，她就解释说，“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能从厨房拿一片阿司匹林给我吗？”

尼克把他的运动背包放在角落里，然后往一个装着水的玻璃杯里扔了一片阿司匹林加维C泡腾片。热狗？好极了。他饿死了。

“爸爸不在家吗？”

“不在，他要晚点回来。有个同事过生日。”



虽然并没抱多大希望，尼克还是在冰箱里扫视了一番，想找到比小香肠更让他高兴一点儿的東西，比如昨天剩下的比萨饼——结果很糟糕，什么也没有找到。

“山姆·劳伦斯的事你怎么看？”妈妈在客厅里喊，“疯了，不是吗？”

山姆·劳伦斯？这个名字他知道，但他无法将这个名字与某张脸联系起来。在他像今天这么累的情况下，妈妈絮絮叨叨的声音的确让他讨厌。他拿来她想要的治头疼的鸡尾酒，寻思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吃一片药。

“他们把他带走的时候，你们在场吗？今天我给基林格太太染头发的时候，她给我讲了这个事儿。她和山姆的母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你给我个提示：山姆·劳伦斯在我们学校上学？”

妈妈不屑地盯着他：“那当然！只比你低两个年级。现在没上课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没有听说吗？”

没有，尼克没有听说，但他的妈妈似乎很愿意告诉他详细的情况。

“他们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了武器！武器！听说是一把手枪和两把弹簧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哪里弄到手枪的？你能告诉我吗？”

“不能。”尼克老实地回答。整个丑闻——他母亲这么称这件事情，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他想到了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不自觉地摇了摇头。他们身边真的有这么病态的人吗？尼克的手指发痒，想给科林打电话，他可能知道得更多，但科林不接电话，这个懒家伙。情况也许没那么坏，因为妈妈可能又大大地夸张了，这个山姆·劳伦斯带着的也可能只是一把水枪和一把小折刀。

“太糟糕了，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不会出现呢？”妈妈边说边用眼睛注视着他。

尼克心里很清楚她眼神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你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吧？

就是这种表情总会让尼克考虑，他是否真的应该搬到他哥哥那里去。

“昨天你病了吗？贝特哈尼可是大骂了我一通！”



“没有，一切OK。”科林红红的眼睛盯着学校走廊墙上尼克脑袋旁边的地方。

“你肯定吗？你看起来很不好。”

“肯定啦。昨天晚上没睡多少觉。”

科林匆匆扫了一眼尼克的脸，然后又死死地盯着墙壁。尼克几乎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睡少了觉，还从来没有对科林造成过任何妨碍。

“你是在赶路吗？”

科林摇了摇头，他的脏辫子摇来摇去。

“好。但如果是你的爸爸，他又……”

“不是我爸爸的事，OK？”科林从尼克身旁擦身而过，然后走进教室，但没有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而是溜达到坐在窗户旁边的丹和亚历克斯那里，他们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谈话中。

丹和亚历克斯？尼克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这两个人太不酷了，以至于科林总是叫他们“绣花姑娘”。“绣花姑娘”1号（丹）长得太矮了，人们觉得，他总是试图用他那特别的大屁股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总喜欢挠屁股。而“绣花姑娘”2号（亚历克斯）呢，人们还没有跟他打招呼，他的脸色就以破纪录的速度从雪白变得通红。每次都这样。

科林准备向这两位申请，成为“绣花姑娘”3号吗？

“这我可真不明白。”尼克嘟囔着。

“自言自语？”在他身后，亚米出现了，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并把他破旧的书包一扔，让它横着滑过了整个教室。他咧嘴笑着瞅着尼克，同时露出全校最歪的一排牙齿。

“自言自语可是个不好的信号，精神分裂症最初的征兆之一，你已经出现耳鸣的情况了吗？”

“胡说。”尼克友好地撞了一下亚米，“科林跟绣花姑娘成一伙的了。”

他又往那儿看了一眼，然后愣住了。慢着！这不是一伙儿，而是屈从——科林还从来没有做出过那种乞求的表情。尼克不自觉地靠近了几步。



“我不理解，那是什么？如果你能给我一点提示的话。”他听到他的朋友说。

“这可不行。别那么干，你自己知道。”丹说，他的胳膊交叉在他的便便大腹前面，校服的领带上还沾着些早上吃的鸡蛋蛋黄。

“嘿，来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会告发你。”

亚历克斯用怀疑的眼神朝丹看过去，丹的脸上明显地露出嘲弄的意味。

“想都别想了。就会瞎吹。看着吧，看到时候你怎么脱身！”

“至少……”

“别说了！快闭嘴，科林！”

看着吧，科林马上就会抓着丹的肩膀把他横着甩到走廊另一边，马上。

但科林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尼克慢慢地向窗户边走去，跟他们三人佯装轻松地攀谈起来。

“喂，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干什么？”丹问得很有攻击性。

尼克在丹和另外两个人之间看来看去。

“我又不是找你，”他回答说，“我来找科林。”

“你瞎了吗？他正在跟我们谈事情。”

现在尼克真的喘不上气了。丹怎么跟他说话的？

“啊，真的吗，丹？”他盯着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他能跟你聊什么？绣花的样式？”

科林的黑眼睛急匆匆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话。如果不是科林的皮肤太黑，尼克可以发誓，他肯定可以看到科林脸红了。

这可不是真的！科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丹知道了？丹在敲诈他吗？

“科林，”尼克大声说，“亚米和我放学后准备和几个同学去卡姆登水闸玩玩。你去不去？”



等了半天，科林才回答。

“我还不知道，”他说，他尽量把目光投向窗外，“最好别算我在内。”
丹和亚历克斯意味深长地相互看了一眼，这让尼克紧张得心窝儿发麻。

“这究竟是回什么事儿？”他抓着他朋友的肩膀，“科林，嘿，发生了什么事？”

丹毫不客气地横过来，那个可笑的肉丸子，把尼克的手从科林的肩膀上甩下来：“没什么，与你无关。”

五点半，北线地铁上所有的位置都被占满了，再容不下多余的一只脚。尼克和亚米在去电影院的路，他们站在疲倦的汗流浹背的人群中，挤得浑身发疼。在人群中，尼克一如既往地鹤立鸡群，呼吸着那一点儿仅剩的新鲜空气；亚米则绝望地被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和身材丰满的护士长包围。

“我跟你讲，有点儿不对劲儿，”尼克坚持说，“丹把科林当跑腿的使，把我当个小孩子。下次……”尼克停了一下——他下次会做什么？什么时候把丹揍得脑袋开花？“下次我会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才合适。”

亚米耸了耸一边的肩膀，因为没有地方让他做更多的动作。“我觉得，你说的根本不对，”他毫不在意地说，“也许科林希望丹帮他学西班牙语。丹帮很多人补习。”

“不，不是补习。你应该听听他们说话的！”

“那他可能在如法炮制什么事。”亚米冷笑着，嘴咧得更大了，露出了板牙，“他在耍他们俩，你懂吗？就像那次，他让亚历克斯相信迈克尔喜欢他。我们笑了好几个星期！”

尼克虽然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笑了起来。因为科林对此深信不疑，导致亚历克斯真的去追求害羞的迈克尔。当然事情最后还是水落石出了，亚历克斯的脸色好几天时间都没变过。他的脸一直是鲜红的。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才刚刚十四岁，”尼克说，“那完全



是小孩儿的瞎胡闹。”

列车门打开了，一些人下了车，多得多的的人挤上来。一位穿高跟鞋的年轻姑娘狠狠地踩在尼克脚上，接下来的几分钟，疼痛驱散了尼克对科林的古怪行为的所有思考。

直到稍后，他们坐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巨大的银幕上播放着广告短片的时候，尼克的眼前才又浮现出科林在那两个不合群的家伙身边的情景。亚历克斯充满野心的如炬的目光，丹思考时的咧嘴冷笑。科林的尴尬。

这与补习无关，绝不是补习。

整个周末都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有关科林的事，星期一他也只跟尼克讲了几句最必要的话，他总是显得急匆匆的。有次课间休息里，尼克看到他偷偷塞给耶罗梅什么东西，反光塑料做的薄薄的东西。科林不停地跟耶罗梅说着什么，同时还使劲地打着手势，耶罗梅显得有一些感兴趣，随后科林就偷偷溜走了。

“喂，耶罗梅。”尼克向他走去，故意显得心情很好的样子，“我说，科林刚才给了你什么东西？”

耶罗梅耸耸肩：“没什么特别的。”

“拿来看看嘛。”

有一阵子，耶罗梅看起来似乎只好把手伸到夹克口袋里，因为他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你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没什么。纯粹好奇。”

“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而且——你干脆问科林吧。”说着耶罗梅转过身，和正在谈论刚出来的足球比赛结果的一群人攀谈起来。

尼克从他的衣柜里把英语书拿出来，晃悠着进了教室，他的目光一如既往地首先停留在了艾米丽的身上。她在画画，精力十分集中，头低着，深色的头发垂到了画纸上。



他的目光从这幅画转移到科林的课桌上——“绣花姑娘”亚历克斯占了他的座位。他和科林脑袋凑在一起，低声说着话。

“去你的！”尼克郁闷地小声嘟囔着。

第二天科林没有来上学。

“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什么都有可能。嘿，一般情况下，我可是我们两个人中更多疑的那个！”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耶罗梅使劲儿地撞上他更衣柜的门，“你有没有想过，科林可能疯狂地爱上谁了？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开始异想天开。”耶罗梅翻了个白眼，“比如格罗利亚，谁知道呢？或者布吕妮——不，让她痛苦地思念的人可只有你，尼克，大帅哥。”

尼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因为沿着走廊过去一点，厕所前面，站着两个七年级的男生。丹尼斯和……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尼克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反正丹尼斯在努力地劝说另外那个人，同时还把什么东西拿到他眼前：一个薄薄的正方形的小包装袋。尼克觉得这个场景很是熟悉。另外那个人咧嘴笑了笑，很不引人注意地把东西放进了他的包里。

“也许科林也热恋着甜美可爱的艾米丽·卡维，”亚米继续快活地猜测着，“在她那儿他可是白费力气，那他心情不好就不奇怪了。但或许他是爱上了我们的大众情人——海伦！”亚米使劲儿拍了拍那个刚才想从他身边挤进教室的丰满的女孩的屁股。

海伦突然转过身，猛撞了他一下，让他退开了好几步。“手拿开，浑蛋！”她尖叫道。

亚米最初吓呆了，但很快他又控制住了自己：“好吧，虽然让我看你一眼都觉得受不了。我真的像疯了一样，坐立不安！”

“别烦她。”尼克说。亚米看起来十分惊讶。

“你究竟怎么了？你最近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吗？拯救海象还是类似的什么东西？”



尼克没有回答。亚米拿海伦开玩笑还是留给他一种有人用爆竹炸汽油罐的感觉。

电视里正在播放《辛普森一家》。尼克穿着他的慢跑运动裤坐在沙发上，用勺子舀着易拉罐里温热的饺子吃。妈妈还没回来。她肯定很赶时间，所以又只随便收拾了一下房间，因为她“工具箱”里一半的东西都散落在客厅的地板上。尼克一进门就踩到一个发卡，差点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混乱的妈妈。

爸爸在卧室里打呼噜，并且事先把“请勿打扰——睡觉储备精力”的牌子挂到了门上。

饺子罐空了，霍默刚才开车撞到了一棵树上。尼克打着哈欠。故事的结局他已经知道了，此外他无论如何必须马上去练篮球。他收拾着他的东西，内心并没有多大热情。在上次的训练中缺席之后，也许今天科林会来。或者，打电话给他，提醒他，无论如何这不会是件坏事。尼克试了三次，但都转接到了语音信箱——众所周知，科林几乎不听留言。

“谁不把比赛当回事，在这个队伍里就什么都别想得到！”贝特哈尼的怒吼毫不费力地响彻整个体育馆。人数明显减少的球队成员十分羞愧，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鞋子。贝特哈尼朝那些做错动作的人吼着，至少他们来参加训练了，但他们八个人要做十七个人的事。八个球员没法分成两队，换人大家想都不用想。科林当然没有来，但耶罗梅也缺席了。奇怪。

“那些没来的怎么了？他们都病了吗？这个地区现在流行急性脑软化吗？”

尼克希望，贝特哈尼的喉咙过一会儿就嘶掉。

“如果他的态度还这么恶劣，我下次也待在家里不来了。”他嘟囔着——作为“奖励”，他要做25个俯卧撑。

在回家的路上尼克又给科林打了两个电话，还是没接。该死。

他究竟为什么这么不平静？只是因为科林的表现令人不高兴？不是，短暂



的思考后他觉得。令人不高兴还好，但是，现在看起来科林已经一天天把尼克从他的生活中划掉了。这样他就至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

一到家，他就跑进他的房间，把自己扔进书桌前摇摇晃晃的转椅里。他启动电脑，打开邮箱。

发件人：尼克·敦莫尔 <nick1803@aon.co.uk>

收件人：科林·哈里斯 <colin.harris@hotmail.com>

主题：你一切OK吗？

嘿，老伙计！你是病了还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是我冒犯了你还是怎么？如果是的，那我不是有意的。

另外，我说，你和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家伙真是太奇怪了，我们俩还是一伙的……

你明天来上学吗？如果有什么麻烦，我们谈谈吧。

再见！

尼克

他点了发送键，然后打开他的浏览器，进入篮球协会的聊天室，但没人在线，于是他上了deviantart网，去艾米丽那儿，看一下她是否上传了新的漫画或诗歌。她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天赋。

今天他找到了两张新的草图，他把它们存到了硬盘上，还有一篇小的博文。在看之前他犹豫了一下。每次他都必须逾越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因为他知道，这些她并不一定是想给他看的。艾米丽努力不让别人知道那些是她的作品，但她有些多嘴的朋友。

他摆脱了这个想法。在这里，在这个页面上，他离她很近。好像他能够在黑暗中触摸到她。

艾米丽在她的博客中写到，她觉得自己的脑子空空的。她希望能够去乡下生活，远离伦敦惨无人道的暴力。这些文字让尼克觉得像被针扎似的。艾米丽



离开他的城市和他的生活，这让他根本无法想象。他读了三遍这篇博文，然后关掉页面。

再查看一下电子邮件。科林没有回信。尼克叹了口气，啪的一声把鼠标重重地扔到写字台上，然后关掉他的电脑。

化学是命运对他的惩罚。尼克看着他的书，越来越感到绝望，他试图理解冈特太太这节课布置给他们的题目。如果期末能得个C，他也就满足了。但是低于B的成绩根本没用，本来应该得A的。医科大学不会录取化学草包。

他抬头向前看去。前面坐着艾米丽，她深色的辫子垂到背上。不是那种又窄又瘦的背，而是人们在游泳训练时能看到的那种。还有她的腿，又长又结实，而且……他摇摇头，好像为了强迫自己的思绪回到正确的地方似的。该死的，19克甲烷是多少摩尔来着？

下课铃响得太快了。尼克是最后交卷的几个人之一，他确信，冈特太太不会很高兴的。艾米丽已经走了，尼克不由自主地四处寻找她，果然在走廊上他前面几米的地方发现了她。她在和拉什迪说话，他巨大的鼻子在墙上留下一个鸟嘴状的影子。尼克走近几步，做出在文件夹里找东西的样子。

“你不能跟任何人讲，明白吗？”拉什迪递给艾米丽什么东西：一个扁扁的小包装袋，用报纸包着——正方形，又是正方形！“这很重要。你会很惊讶的，这东西简直棒极了！”

艾米丽脸上怀疑的表情表明了一切：“我可没时间做这些想入非非的事。”

尼克在离他们还有一点儿距离的地方停住，使劲儿研究着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布告栏。

“没时间？瞎说！试一下这个。”

尼克从侧面看到，拉什迪把包装袋递给艾米丽，但艾米丽没有拿。她退了一步，摇摇头走了。“送给别人吧。”艾米丽回头朝拉什迪喊道。

是啊，送给我吧，尼克想。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人说起这个这



群人正在倒腾的小袋子？而且为什么，该死，他还没拿到一个呢？他平时可是消息最灵通的！

尼克看着拉什迪把他的小袋子在夹克口袋里放好，并且沿着走廊向前蹭过去。现在他朝着布吕妮去了，她刚刚跟一个女朋友告了别，他跟她攀谈起来，从口袋里把小袋子抽出来——

“你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一只手使劲儿拍在尼克的肩膀上，是亚米，“恐怖的化学课怎么样？”

“恐怖，”尼克嘟囔着，“你怎么想的？”

“我只想从你这儿得到第一手消息。”

一些人停在走廊中间，挡住了尼克观察布吕妮和拉什迪的视线。尼克走近一些，但他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拉什迪拖着他典型的慢步子走了，而布吕妮也消失在前面的拐角处。

“该死！”尼克骂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嗯，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上次科林给了耶罗梅一个东西，他们做得特别神秘。刚才拉什迪试着把它给艾米丽，她让他碰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就找上了布吕妮。”他用手指梳了梳扎在脑后的头发，“剩下的我错过了。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CD，”亚米冷静地说，“某种盗版光碟，我估计。今天我已经看见两次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硬拖到角落里，劝说他收下一张CD。这无所谓的，你觉得呢？”

CD。这倒是和拉什迪那个小袋子的大小相符。一张盗版光碟，手手相传，也许是网上的音乐。这样的话，艾米丽不想知道这件事就不奇怪了。是的，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想法让尼克的好奇心稍微减弱了一点儿，但是……如果只是一张CD的话，为什么他完全没有听说呢？上次看一个禁片的时候，它可是大家每天的中心话题。看过的人毫无节制地大肆谈论电影的内容，而其他则十分嫉妒地听着。



但是现在呢？好像在玩暗邮，好像他们有秘密的暗语。已经参与进去的人都沉默不语，或者窃窃私语，并且和其他人隔离开来。

尼克沉思着向英语课的教室走去。接下来的这节课十分无聊，他沉浸在他的思考中，所以直到二十分钟之后他才发现，不仅是科林，而且耶罗梅也没来。

温暖的秋日阳光照在尼克的写字台上，将他乱糟糟堆在一块儿的书、练习本和皱巴巴的作文纸染成金色。尼克冥思苦想了半个小时的英语作文才写了三个句子，而作文纸的边缘则布满了小圆圈、闪电形的符号和波浪线。该死，他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思想总是开小差。

他听到他妈妈在厨房里弄得叮当响，并且更换了收音机的频道。惠特尼·休斯顿在唱《我会一直爱你》。

他把笔往写字台上一摔，跳起来，然后使劲儿撞上门。这样下去可不行，那些CD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什么他还没有拿到？而且，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起点什么？他又试着打了一次科林的电话，但是科林还是不接。尼克在语音信箱里骂了他一顿，然后调出耶罗梅的号码并按了呼叫。接通的声音响了一下，两下，三下——然后电话被挂掉了。

真该死！尼克做了个深呼吸。这可真搞笑。他正准备用一个优美的弧线把手机扔进背包里，但突然停住了。有个想法像轻柔的羽毛在挠他似的，让他心里痒痒的——他手机里也存了艾米丽的号码。

在他还没有想到太多最好不这么做的理由之前，他已经把电话打出去了。他耳边又响起电话接通的声音，一下，两下——

“喂？”

“是艾米丽吗？呃，是我，尼克。我只想问你……今天……在学校……”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做着深呼吸。

“因为化学作业的事？”

“不。呃……我无意间看到，拉什迪想给你什么东西，你能告诉我是什么